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

五十六至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費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十六

竹西十一子賦別序

明 歐大任

新安吳子客於廣陵與姑蘇陸子十一人為竹西山社之會暇則相與綜覽千古研討九流抽秘簡於羽陵發藏書於太商揮斤庶鼻望之可斷運精期木雕之自飛

競力銳思月修歲積染人濯錦藉萬寧辭鳬氏范鍾爐  
錘詎廢於是品隲古今則各出其雌黃之論抒隱辭賦  
則借辨於子墨之談隱居足以放言考室而丹雘已飾  
揚明足以待用鍛羽而文彩愈彰所以驅策辭章砥礪  
德業庶幾服先聖博奕之規息古人闌闌之喻矣豈但  
狎志山水並灌呂安之園冥心玄談共佐嵇康之鍛而  
已哉或以為脰篋雖珍非時所售章甫雖貴豈俗所宜  
猶荆玉之不可抵鵠而都蔗之不可為杖也不知勸掖

博文尚為賢於遊戲之徵逐觀摩浴德似差勝於性命  
之虛談縷荷佩蘭之夫握瑜懷瑾之士亦各明其志而  
已惟過滋離索交難久要盍念德鄰之不易敦肺肝以  
共盟斯無慝與是會也莘兒與焉江秋戒寒霜蓬乍散  
吳子問寢促歸諸君分題賦贈莘兒跪上其篋欲大人  
之有言也予重其行因敘嘉會之可稱亦以要之將來  
云爾

玉駕閣詩集序

陳繼儒

檣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  
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  
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  
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  
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  
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嚙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蛩  
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噉蓮  
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纖素流黃洗刷盡

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  
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蕭頓咽范叔  
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  
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禁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  
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焉用文之  
即遣衛夫人吮筆吸其泣矣

蔣太史小園集詠序

鄭懷魁

桂林東曲花塢中開藏史著猶龍之稱帝輔兆非虧之

夢圖書上應乎東壁水石半類乎平泉地闢小有之天  
朋來同人之侶長日將至望舒載圓占星則德耀集乎  
重霄書雲則慶曆紛其滿座歷逕道之窈窕探洞穴之  
屈屨葱青峭蒨之間嵌空玲瓏之狀琅玕森其駢植鐘  
乳綴以欲流挹海上之三壺曾不盈咫俯寰中之五嶽  
詎假真圖綸藻綠池薜蘿侵磴頽鱗上下如臨太液之  
波玄螭蜺蛭盡挾滄溟之氣至乃迎冬後凋之卉玄冥  
無以一其時先春不謝之花黃鐘莫能信其令則有木



蘭晚綠茵桂寒榮茉莉素馨掩羣芳而暫歇芙蓉楊柳  
在庭柯而未踈留雪後之雙柑堪攜斗酒對霜中之叢  
菊仍服九華露氣恍挹乎金莖風聲疑懸乎玉樹況茲  
文昌之府實繁中祕之書蟲篆蚪經焜煌太乙之照龍  
圖烏策縱橫大酉之藏咸縱目于典墳共娛情乎風雅  
脩爵無算刻燭俱成掇仙史之璫枝身在蓬山之上賦  
騷人之芳艸味同蘭室之中王客佳遊試問翰林子墨  
文章盛事一從執苑雌黃

落花詩序

范允臨

今夫詠雜英於芳甸則靈艷標華賦繁囿之蓂莢則仙葩授色何者春暉凝榭瓊蘂資以爭妍旭日照梁薜姿因而奪彩暖風初扇魂醒迷迭之香潤色輕籠類暈燕支之石枝堪戲蜨影足留鶯繡檻雕欄爰並玉樓金屋油幢鈴索情深綺袂珠綦妬寵憐嬌工惟擅媚是以金谷園中留連錦繡銅駝陌上雜沓香塵濡翰者競謝繡于柔附含毫者炫江花于麗夢家有芳菲之詠人傳芍

藥之篇益藉韻韶容倚才穠質易為力耳若乃因風委  
砌泣露辭條香雜燕泥而俱乾艷隨鶯翅以偕落續  
紛舞席零落歌茵藥氣全消焉香半死綠珠魂散空餘  
翡翠之樓碧玉聲沈惟剩鴛鴦之井香閨玄婦愁看墜  
靨遺鈿紫塞征人驚見聚雲飄霰傷搖落于遲暮感逝  
景之飈輪斯亦情愴思繁腸斷聲咽文通為之才盡元  
帝為之筆停者乎而若撫氏乃能弔粉泣香摹懽寫悵  
追驚殘之蝶夢輓已去之春工遂使枯草傍玉砌以揚

輝落英藉彩毫而長價韻拈三十律賦七言廢黃閣之  
宏詞陋已人於下里諸家不敢競爽一時難與聯鑣君  
苗硯焚希逸紙貴可謂才情雙絕金石相宜者矣嗟乎  
桃夭歌而化洽黍離賦而興悲虞庭有調露之章陳室  
歌玉樹之什聲詩之道與政通焉諸詠並傳家絃戶誦  
余于此不能無三嘆矣

送李伯遠視學臨水詩序

蔡復一

李伯遠烟雲情性山水鬚眉散騎文行之宗倉曹人物

之志賦心吐鳳灑墨霧於龍賓玄理參鷄揮譚風於鹿  
主梅當雪而秀出神自抗乎高寒蘭在谷以芳傳韻相  
求於寥寞凡我同游諸子庇之則寒暑俱忘扣之則宮  
商互引固已清夜梧桐之句為襄陽以輟吟佳日賓客  
之期無車公而不樂矣爾其狗監未遇猶虛著作之庭  
鱣席可依暫署文學之掾更能兼隱游不去鄉元禮之  
謾謾風生真行天目太白之軒軒霞舉雅慕東山地借  
名流人揚大雅雙池澄鏡則日月濯其靈襟六橋卜鄰

則波嵐幻其采筆亭藏玄草予問字之侯芭帳設絳紗  
進受經之盧植腹笥甚富詣必實歸辨鐘時鳴應惟虛  
待豈直康成書帶北海之業聿興尚之講堂西河之風  
不墜者哉虎林行近指越鳥以南飛碣石依然首燕臺  
而北望奚囊挾兩都之草祖帳傾一城之人霜琯颺馳  
徘徊歲光之晚馬鳴塵起歎息征路之長落日澹而攪  
恨端陰雲垂而掩歡緒天涯樹老已楊柳之難攀故人  
杯遙徒山川之可夢莫不撫垂翼於四鳥結離草於三

萍戀彼自成之蹊托此永好之玖潘生感紆詒以取懷  
之言王子變絲別有生情之詠毋忘社事共矢友聲云  
耳

玉茗堂全集序

韓敬

臨川先生生應廬岳之霄鈴骨濯紅泉之靈灝遐清高  
厲少振發乎純英醞醴玄齊總味滋於氣母極命草木  
掀採苞符鮑參軍霍翥文場尤資健翮陸平原龍驚學  
海不假崩雲既體會乎風騷自妙詣夫鐘律三都誠麗

猶徵夏熟於上林九辨已闕肯涵春歌於下里觀其史  
玄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光觸石隨山而注委  
砢礚羽獵之盛顧盼馭娑之雅斯亦擲地為鏘雕章及  
虞矣若乃通諸國體刺達樞宜屬詞興事之有端覈實  
契本之多致直氣兼包乎古義峻標亦削於濡籤故能  
仁愛智與足言足志斂還奔放解釋牽拘由八觀以證  
一匡即十難而淹七略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添火  
紛披不闕補綴車攻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申言



雖肆滑稽而皆道時復金柅度雁玉茗流鶯句開芍藥  
之花思掛葡萄之樹笑聞電女適報驍投淚滴泉姬微  
看珠暈莫不樓迎長祐橋記李暮忽從孽俗狂醒之中  
醒以警枕清冰之法萬千說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接盱  
江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栢超三乘以安禪故覃思不  
數王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齊視暄涼等情閱世觀  
生守雌知白陵祠蕭淡忘興嘆於北門瘴嶺流離反寄  
懷於南郭貴生院裏變鳩舌為好音君子亭前植蒿蓬

為美箭歸來柳色依然槐棘春風老去荷衣更喜爛斑  
朝舞迨孺慕極於死孝而歸全不失達生栩栩蝴蝶  
以飛朗朗還星辰之位重泉可作九派難追輟斥慟如  
莊生聞笛哀如向氏惟幸音徽如在矧復縑素頻通摩  
挲吉光之裘片羽亦秘饑渴縑緗之襲連城未償猶子  
於茲頗崑夙好逖搜近採短什長行勒成琬琰之章庶  
復雅頌之所猶願羽陵小酉之策盡出人間將以山水  
澧蘭之思告諸公子務使經緯昭回光岳肆莫豈止懸

金秦市刻石漢京是非未定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  
哉

喜鄒愚谷至白門以中秋夜共集俞園序

鍾惺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舞  
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  
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  
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睠焉興念勉爾為歡  
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

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  
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履簪襟還高人自領孤  
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  
書時

四家宮詞序

費元祿

上林禁苑兩都之盛未宏別寢離宮列宿之環不一漢  
王極雄奢於關內秦皇窮侈靡於咸陽雕玉礪以奠楹  
斲金鋪以飾戶屋無呈質墻不露形壯哉居也中有麗

人焉夫麗人也三輔良家五陵豪族荆吳惠秀燕趙精  
英揚眉入寵再顧傾城昭儀婕妤比丞相及上卿容華  
七子視三千與百石莫不絲綸蠅纒綺組繽紛爭妍取  
憐更盛迭貴競樂庭中之羯鼓詎聞塞上之胡笳臺築  
避風襃仙裾于趙燕香燒石葉迎血淚之靈芸若乃衛  
女善妝邢氏羞而不見俊兒來夢蕭后妬而興誣窈窕  
行雲娉婷初日名高鬢髮體號柔卿借班妃之扇薄掩  
華顏躡潘嬪之蓮輕移細步且如宜顰宜笑恣謹謹於

甘泉不妬不嗔肆橫陳於甲帳重局落葉爭持武帝文  
螺靜院梨花偷弄寧王玉笛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而  
漢水贈珠人間寡匹信可以桂殿陪遊蘭房侍寵嬖瑤  
姬於旦暮騁素女之經文矣加以雲情繪日藻思雕葩  
金箔餵蚕何嘗釋卷玄墀闢草遂復聯詩反錡玉鈿托  
香頤而染翰斜依錦樹掇情葉以題詩積案累箱俱滅  
針刀之跡片言隻字咸施纂組之文才情既如斯婉麗  
又如彼是以護艸生門守宮在臂雀釵獨映雉扇罕窺

金徒緩箭之霄卸砌知閨之曉經秋多病怯長信之砧  
聲薄命殊恩怨昭陽之日影懸黃金而買賦注丹的以  
致辭愁眉表色淚粉成痕況復春風黃鳥秋月玄蟾夏  
蓮水香冬冰池涸遞茲四序而為情若為六宮而增慘  
也是以王建傳聞于大家岐公述作於庭宴費氏追思  
於織室楊氏親處乎椒房皆其目所已經口所欲吐窮  
情寫物指事成詩兼風雅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用托  
紫葢以蠲忿庶同丹棘而忘憂但遺編斷什或綴之他

名巧製新詞或黜之逸簡而李伯任比部螢囊暝繡蠹  
尾晨書構香奩之韻披壁蠹之章人得百篇裒為一卷  
名曰四家宮詞夫幽居靡悶非詩不彰涉景興懷絕句  
可盡既無啓乎怨誹又何期於冗長嗟乎紫臺稍遠月  
中無夜返之冤玉樹流光馬上奏春游之曲風流已矣  
翰墨彌新詎止九日登高銘惟秋菊三元履正頌只春  
椒漢苑宮人流詠洞簫之賦叩風靜女相貽彤管之詩  
而已聊題末簡請質大方



古今女史序

梁氏

批風抹月鼎呂屬於騷壇袞正鉞邪刀球歸於椽筆余  
女子也偕定石渠無逃越俎纂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  
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纖飄零紙  
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撫羣書犁為八史  
顯幽悉闡鴻細僉收亦香奩之水鏡淑媛之志林也一  
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霞珮瓊琚根器多能  
度世故鍊形脫去標塵外之烟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

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二國史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  
世界金輪河魁運手燁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媿政千  
秋生色萬姓式靈亦并黛之義軒珮環之姚姒也三隱  
史夫烟霞結性恥嗅羣羶蘿薜為衣生憎俗膩如接輿  
婦於陵妻纍纍可數洵貪子鉞砭廉夫鼓吹雲中白鶴  
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色園綺占馨矣四烈史夫剛腸  
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氣常轟亦可全生矢節常橫襟  
而覽擊節而嘆何烈女之多奇也從容慷慨各呈夷峭

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獨睢陽齒常山舌子卿  
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  
効才真平等之論廼如巧心濬發藻思飈飛著作勒丹  
青結撰潤金石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來大家惠姬  
輩未易彈指也六韻史夫名媛高翥多戛玉之鴻篇此  
女幽棲剩敲金之秀句冷堪捧腹淒欲斷腸汰其繁蕪  
如其精液傾崑取琰倒海探珠詩窮寧獨男子耶七艷  
史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異采之如

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窣望而魄落見則魂褫就  
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玉真間恐銷滅無色  
也八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廁關雎冶女淫風可砥芳潔  
婦人之駘軼失檢者豈少哉人生于情而節情乃導情  
誰能無欲而損欲勝多欲摘為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  
散也嘻世有知我者其目余為女董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撰

序七十七

以下釋類

梁武帝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  
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

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  
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憤悱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  
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  
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實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

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簡文帝八關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汨業動心風情漂愛談自非識達  
虛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無以却  
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閑邃香吐六銖烟  
浮五色目對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  
恭類倚於駕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祛斯醉象立  
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睡眠籌至不覺

罰禮二十拜擎香爐聽經三契一出不請刺罰禮十拜  
二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鄰座睡眠維那至而  
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  
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即糾舉為衆  
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擎香爐聽經三契六白  
黑維那更相糾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  
有不唱讚者罰禮十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請  
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簡文帝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躓是以  
問玄經於揚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歷  
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牛斗南昌之地或爽沉慧  
門深邃入之者固稀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濟  
混淆魔塵紛紛皎皎毒霜重重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  
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  
挫糟俱珍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流

蕩垢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之  
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  
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等品金棺已掩梅  
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氈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  
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  
乾起執尋源既舛取着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為  
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介然可求等  
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外義起豪釐三豕之書

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塞蕪壁夫服子論兵利害不  
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  
國婆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家  
必習三品慧藏八道彌通師事達磨沙門事均反啓於  
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為  
先發意吐詞必涇渭由已於是標撮理會商榷異端刪  
夷浮詭搜聚真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據文實  
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廢

如來論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奎大教旃延法  
勝縈縛小乘兼而綜之無踰此說故華氏之玉於茲頂  
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  
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鷄鳴真諦喪精掩  
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粵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  
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  
轉三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曼法師羽儀  
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源莫

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  
均阿難之德樂說召富樓之功思媚我王起予正法宣  
弘此論大盛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  
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衛超邁  
泗洙西關自恥南宮不競湘官寺智蔭筆札之功不殊  
法汰之報安石清辨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干  
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卧  
施讐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元帝法寶聯璧序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  
發沉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歌詠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  
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  
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宸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  
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

之劔樂彰治定減庖犧之琴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  
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游廣成石室之會故  
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  
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  
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誦幼沖用資端  
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  
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藉墾田而求驗以  
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

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海之  
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  
雞爰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  
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鄉沈濟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  
岷民思後來之政陳倉畱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幘之聲  
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  
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  
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為輿策



賢成駟降意韋編畱神絀帙許商筭術王圍射譜南龜  
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奕棊美門式法箴興琴劒銘自盤  
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辯渭重以鳳艷風飛鸞文颺豎  
織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  
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苑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  
親登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諸酬  
荅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衢尊之待酌率邇  
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閉法寶冥夕夢無懷不

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劒薰戒香沐定水何以  
空積忽微塵賢劫而終現泰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  
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  
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  
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  
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  
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萬德  
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

珠隨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啟黃綺之儔朝集魚燈  
夕爛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  
謂之聯壁聯含珠而可擬壁與日而俱升以今歲次攝  
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  
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壁雖玉杯繁露若傍兼葭  
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  
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慙  
安國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右

唐太宗大唐三藏聖教序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  
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  
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

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收  
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廷而皎夢照東域以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  
而成化當常現常顯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  
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  
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迷

邪正於焉淆亂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  
乘乍泐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  
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  
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  
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  
櫛理廣彼前轡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法  
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閼失地驚沙

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  
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  
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鷺峰瞻  
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覽妙門精窮  
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  
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  
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合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

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岼是知惡因業隆善以緣昇  
昇隆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玄露方得泣其花  
蓮出六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  
良繇所負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  
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  
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  
乾坤而永大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  
聞昨製序文深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



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等  
遠遵深以為媿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十八

永明道蹟序

明陶望齡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菩薩教化處處破除辟之嬰兒疾  
病為乳所傷良醫審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困  
為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

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槩奪則餒死者  
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沈痼者必無幸矣三乘  
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湏  
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摩而降皆絕言思以遣  
之廢之則乖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  
范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真子妙契單傳親蒙記  
莚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  
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鷄巢衣衲禪宗指決唯心無他

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  
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  
導因心趣於極果真金出冶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  
涓滴真祖位大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  
後塔於大慈山院曰壽寧圯廢湮滅址歸俗士淨慈僧  
堅公者夙懷遺蹟號慕詢求於蓁莽中竟得舍利緇白  
瞻禮如重霾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窰堵波  
用嚴供養併彙緝遺事唯以圖讚目曰永明道蹟傳布

四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潭北湘南塔樣無改育  
王七寶古佛一錐欲識永明者於未添香前共著眼看  
株宏先生戒殺文序 湯顯祖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鷄自斷  
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  
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  
竟自啗鳴蹣躑死不成為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  
若是況乎以食折財竟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

已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蜂蟬螳子亦為聖人所  
食豈不痛哉此亦聖人生長東土習味內恕不能為之  
斷矣末流至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  
士流涎舐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  
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  
心淨矣至云無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于  
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為一美人死後美人死  
時有大翠鳥如鷺出戶飛余先祖伯清聞之嘆曰心精

則化寧循其瑞翠精干怨猶能報人沉靈于翠者乎遂  
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內人珠翠飾恐犯為人所化牛  
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善哉祿宏先生為諸蟲流涕鴻  
臚孫君又為精信廣流傳焉粒為癰疽勒方度殺業也

成唯識論俗詮序

黃汝亨

原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繇  
心而現識分為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即識付心無  
著暢于彌勒因心開識頌宣論衍成立無殊相現性摹



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等執筌不知三界惟心  
識同逐影識淆則匪論不彰論晦而匪詮不識末俗與  
法以俱沈上智併識而俱墮此法師昱公俗詮之所以  
作也乃知心光分於衆識如寶燭之出明諸識闡于羣  
論如通衢之然燭而真論剖于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衢  
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朗玄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  
融一宗頓超三界釣天合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覩乎  
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真而摹

相善乎無著之語其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讚嘆大乘故知讚歎等于毀謗善巧亦為空華假令心空識空則三十為綴識滅論滅即九  
大馬依說性如淨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  
何有是師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寶藏論序

黃汝亨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于逝水莊周妙契于藏山不有有力之負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言而

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  
虛歸是佛所憐非僧不渡粵惟長安釋肇宏宣不二法  
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觀故廣照品  
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纏微了一義故離微  
品第二涅槃無礙自性虛通一念起迷本際永隔故本  
際品第三列三品以諦觀攝一宗而互規微文參伍散  
花雨于諸天妙旨昭融廓陰沈于大地恍入維摩室藏  
無可藏如遇波斯王寶得其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秘

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繁創  
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窺大乘持寶藏之筌蹄捨等布  
金刻非災木斯亦負之夜半比于日新者也嗚呼書非  
言表言豈意宗參乏則披沙得金執之則剗石非玉有  
如詭辨詎曰神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  
為衆生祈肩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端簡予前後

為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半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於唐太宗之食鷄子現像於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合於吾聖賢者則吾於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備而不能不動念於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

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於無子而予人以子子人以子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為衆生遂子姓之樂況嗣續之事起於男女牝牡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為穢濁鄙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為者則常槩疑之以為稗談所載傳聞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為大士者一切皆偽而予一二友人則又確為明徵如極峯熊君雲將李君兩

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  
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羣兒  
澡浴水濱有浮茭聚流而下羣兒取茭去其覆因大呼  
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重  
與茭並浮又與夢符因建庵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  
子事詳極峰所自為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  
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奉持白  
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旁一妾授之雲將家多姬

勝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  
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  
為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親授非若稗談傳聞  
之謬所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為棄妻子婚宦  
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常思之西方之所謂僧  
伽即吾國中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  
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  
賢與衆庸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



為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  
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  
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魯之  
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為治者皆可懸而不用  
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  
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  
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哉嗚

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為春秋戰國生民之免於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為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威威皇皇亦安能怡然於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於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

祀於高禩而史記世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於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為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於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玄鳥高禩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為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遍諸國土則夫無子

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  
特其毫末予於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十九

變體

傳體

趙至序

晉書

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

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遂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三尺  
七寸潔白黑髮赤唇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  
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停諦有白起風至議論清辨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  
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常自  
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夏侯稱及榮序

夏侯湛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

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座辨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



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奪劍而戰遂沒陣

記體

南溪白龍洞序

唐李渤

桂水離山右匯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崖巖外  
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邈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鷄犬  
疑非人間沚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壤沮洳因尊為



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  
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  
因目為南溪云

韻體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碧流日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  
勝借上林而入遊咸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賙御府  
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

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  
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  
朝廷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烟屢起而泊山野風  
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於灑途夏如欣會玩峰  
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  
鶴魚龍九劔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  
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邱壑抃急管於無  
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瘠渴覺含

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

追壽體

為孝廉顧道通君追壽父母序

明王世貞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為是無以加

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挾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

有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閭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闥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微鉅公長者而為之銘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謂四方之醴齊醢盎以實吾觴則必謂四方之殽載羶薌以實吾俎則必謂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敘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

誦敘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噓  
枯而肉骨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  
先生予怪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耆台背玄髮兒齒之  
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  
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母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  
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  
下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  
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



易簣而呼去檢橐裝送塋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博  
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  
事號為宴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  
購御而施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  
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謂請誠不經而  
吾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  
厚而竊附於鶩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八十

小序

周南詩序

周卜商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  
天下以婦道也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鰥民也

召南詩序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  
祀矣

邶風詩序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鄘風詩序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衛風詩序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王風詩序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鄭風詩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乃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齊風詩序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魏風詩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風詩序

蟋蟀刺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秦風詩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陳風詩序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檜風詩序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曹風詩序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豳風詩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援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惟東山乎

小雅詩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焉

采芣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  
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哀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為政也

大雅詩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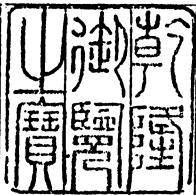
周頌詩序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魯頌詩序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  
周而史克作是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一至  
三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金拱間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引

關

族譜引 宋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  
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  
之親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  
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  
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  
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  
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  
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  
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  
之外彊悍不屈之北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  
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  
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



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  
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  
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  
掉不自禁凡敵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  
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他人笑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昔者秦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  
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  
大人則藐之況於此乎請以為贈

感舊詩引 蘇軾

嘉祐中余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余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余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蓀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

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  
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  
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  
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  
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  
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  
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

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

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  
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  
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  
南東齋引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引二

春秋詞命引

明王鏊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

皆婉而切

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瑩對楚共王

簡而莊

若臧文仲對王



使周景王責

異而直

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問入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

使

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

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大叔儀對

衛獻

屈而不撓

若展喜對齊侯吳蹇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

詞窮矣然且文

焉遁而飾

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戰

偽而恭

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

犁對鄭子羽楚遂越請宋華向

誣而近正

若晉呂相絕秦叔魚歸季孫

於戲何其善

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子生審訥甚思所以變

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

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李攀龍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  
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空山  
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  
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吾未見按  
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布政  
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  
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

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  
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又何言乎遺愛東人也  
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  
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耆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  
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覲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  
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  
為言遺愛也公為按察務棐彛而不必于用訖公為布

政務正供而不必于用惠猶日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  
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迪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顯  
治之靡保匪藩靡釐匪臬猶曰今為得若在昔無戮乎  
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  
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耆成尚有典常是為習  
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  
此也不然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  
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為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于是有

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  
施無間人其為遺愛脩矣濟南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  
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  
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  
遘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  
無從公奚取焉

春秋左傳節文引

汪道昆

作者之謂聖非聖不經夫聖孔子不居猥云不作於時

王迹熄矣則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者事也抑亦聖者  
事也故位在則禮樂征伐道在則經事無當於道而齒  
聖經是無將也說春秋莫良於左氏夫非聖人之徒與  
其時紛爭其人倬詭其辭徠大其事竒衰比事屬辭燦  
然不倍於道猶之百揆三事奉天子之禮樂征伐以紀  
四方謂之素臣有以也後有作者宜居亞旅之間近世  
祧之而躋康侯知管晏而已矣不佞誦法左氏亦既有  
年年始及衰不遑卒業乃撮居常所膾炙者省為節文

蓋存者五之三哀者二大較以經統傳故惟因傳引經  
義取斷章即離經勿恤矣三體則取諸真氏諸品則倣  
畫史以為差其法則不佞竊取之其間往往槩見觀者  
謂是舉也猶旅幣之有特達也戎行之有選鋒也故登  
簡壁則庭實下陳建前茅則五兵受命藉第令取節其  
誰曰不宜不佞瞿然曰嘻此時過力詘者之為殆不任  
而分重者耳有全力者務舉其贏不則將以是為朝三  
不佞過矣

漁父辭引

李維楨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舴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為  
漁父詞示余其于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于  
魚則王宏之釣亦不得亦不賣其于興寄則張志和  
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  
余家三澨水畔漁釣故其本業為世餌所中三仕三已  
今老病免青筓綠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  
如公琰習于水也請為先導而余擊榜鼓枻和之



錢象先荆南集引

董其昌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陲紆  
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光吞天征  
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黃  
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  
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  
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  
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

澄江靜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  
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  
於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爛然  
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固也荆南集亦不盡  
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  
嘗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  
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人特有賞會云

汪然明綺集引

董其昌

汪然明為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渡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閒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石腸而周韶龍靚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為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

淤泥之中能取蓮花鹽也當門之蘭護如頭目激也且夫冕而椎孰與髻而慧我為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讀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並稱之也故為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陶孝若枕中藝引

袁宏道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

有加于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

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拙效傳小引

袁宏道

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崇文會語引

高攀龍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吳公伯昌生文公之鄉崇文公易也生於今之時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興世

之弁髦朱學也久矣一人倡之千萬人從之易也千萬人違之一人挽之豈易易哉此所謂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學者學為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學得其宗傳之萬世無弊即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謂弊也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畧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

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蓋至於以四無教者弊而後知以四教教者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之遠也

偶語小引

黃汝亨

孔肩心澄一泓筆落衆妙著作非一種忽有搖落不偶之感乃作偶語為是不偶而寓諸偶風緒觸物靈籟相宣予戲謂孔肩此豈澤畔之吟出於憔悴當是苧蘿美人病而生顰乃益美耳



古玉刻蟾子得蜂詩引 鍾惺

六朝子夜讀曲歌吾曰梧思曰絲憐曰蓮蓋當時委巷自有此口語采入作詩今繪刻器物借聲雙關為吉祥善事之兆如燕喜爵祿之類事近不經實始諸此則其來亦久矣萬歷己未臘月初三日偶步吳門購得古玉刻一小蛛撲得一蜂蛛大于豆蜂小于葉俯仰避就奇有情理翼股須目欲動取喜子得封之意適內人有以此月八日生者舉此為壽作新體侑之以代徵蘭之賜

睦嵩年世經堂集引

賀世壽

自予之歸田也每感友聲而喟索居若嵩年氏閤通茂  
美嘗有意其人時從縑素側理見其筆墨淋漓氣韻雋  
上歡情遙接而已嵩年讀太史遺書雄視著作之林談  
遷世業自堪不朽尤工詩及書法今其詩具在凡已經  
古人吻者嵩年不屑道纔脫嵩年口又必能起古人令  
其心折即臨池具有神解不規規逼古貽誚書奴即以  
嵩年書評嵩年詩髣髴龍嘯天門虎卧鳳閣之鉅觀乎

此予所私之為韓陵片碣而不敢不引共于百尺樓頭者耶

譚叟詩引

譚元春

隔寒河四五村有譚叟者教童子村中或邀其童子去不得館即行吟溝塢間稱詩里中里中人輒笑罵之曰牛亦自稱作詩耶叟聞之大笑常袖其詩過予予多外出叟即袖其詩去後數月復來又不值又去如是者三年無勑容怒色園丁問翁何事亦不告以袖中物一日

逢舍弟搜袖中良久出一帙投之曰爾兄歸為我示之  
舍弟手其本荒荒然無全紙笑而應之曰諾予客歸舍  
弟出其帙如叟旨予性不敢妄測人高下雖褐夫星卜  
必凝思窮幅度其所以筆起墨止故得叟詩即屏人深  
讀其蛩蛙之音唾敗之習已了半帙予猶望其能佳而  
最後乃得老夫病起三詩如聞其呻吟如見其枯槁如  
扶筇待老友至如白髮妻在旁喃喃不已人固貴自重  
予雖年如叟病如叟不能為此與語也自是始與叟往

來如三黨久之閱一詩復佳久之又閱一詩復佳積之  
得二十三首刻焉叟僵羸如柴舉止語氣如初不識字  
人聽予去取其詩皆茫然覺非其初意叟名學未有字  
或呼為訥菴譚居士曰安知古工詩者不盡如此叟與  
迎滙兒詞小引

譚元春

予幼失嚴君長無嗣息惟五弟三妹孀母不免勤苦予  
以長子佐力于外雖鮮克盡道然過耳縈懷似半生沉  
淪婚嫁中不復堪自作尚平矣嘗置妾三年不予即遣

之所遣妾輒生子他處始知身不宜男不當歸過婦人  
戊午夏六月元聲弟生雙子予喜謂聲曰天賜也拜而  
迎之天之所賜不迎不祥聲哽咽不能對吾寧使吾兄  
獨有子奈何令吾兄終子吾子乎予笑曰汝欲愧世之  
盼盼然于兄弟之無子者則可矣然安見汝子不可子  
乎我于姪數人皆若子而復曰迎之則子我則世人矣  
乃止不迎後十二月五日是为老母誕辰又迎焉母賀  
春曰喜兒今日得一子予因大悟此十二月五日是我

浦兒生日矣戒家人無復言六月生日者或以為奇夫  
兄弟子姪寧有奇耶當六月報生雙子時吾心動欲迎  
心動欲迎即為精為氣乳媪抱而告諸祖祖已見而授  
吾妻然吾妻受而置諸懷即為胎母子兄弟之所跪拜  
友之所聚觀僮僕之所歡迎即為形不從十二月五日  
始安始乎歌以永之俾無改焉

後迎滙兒詞小引

譚元春

吾弟有孿子曰滙與浦予既迎浦而子之事已在戊午

臘五矣天啟丁卯之暮秋予以聞慈氏喪自鄂奔還凶  
吉受于旬月措身無所心自糾盤骨肉之內一過其前  
皆如地獄變相從兄諱元龍者死而無子有遺命以滙  
為後予不覺有感此二子自我主離胎性剗破如亭臯  
葉落因風遠近不識故枝乃堅留滙不許而出五弟子  
筍為之後仲冬八日我母柩遷因以是日告廟迎滙滙  
與浦復得聚一處予自笑乃似喜多子者然生平于嗣  
息不復屑意有無雖不願效達人之言而性不可化常



如不飲酒食鹽人亦竟不知酒有何佳食鹽亦復何堪  
蓋予生平無他畏畏求我苦縈我不得暫動今迎一子  
復迎一子乃又似市苦購累用繭自縛者他時噉噉然  
悲我而聲加疾容加感者儼然二子焉婚友常情倡為  
無子有子之談以私幸逝者則又似今日者亦汲汲然  
謀此爾嗚乎愚豈至是哉予每每動一念即思有以行  
之初動念于雙生以為天將駢一拇貽我十年之間兩  
小各扉寢食師傅各有出入不自記憶為同胞兄弟又

以是動念觸事便發人天願併獲有二子每見共牢而食比硯誦習面目無別別以衣履亦間為之一喜私心止于如是偶一日命二子名滙名笈字只負浦名籍字只收謂只可負吾笈收吾籍耳予又自笑誰謂予不愚者予生平讀書專一遠不如鍾蔡兩公涉筆圖史常多紕漏本無足傳即有可傳正欲使殘帙斷軸散去人間或遇高邈之士流覽一過自賢于凡下兒孫陳列終身者予豈不知而令之芸蠹為予聊以命名爾作後迎滙

兒詞

潛刻右丞墨蹟歌小引

譚元春

王右丞維因其父官司馬徙家汾州然實祁人也我明  
萬歷間祁閭氏築宅忽地陷得髑髏宛然中有甃枕枕  
上有別銀燈詞乃右丞夫人聞金泥喜信作也其邑人  
無言李公嗜古之士憫然有水流燈焰之感倡祁上同  
志歛錢改厝焉公來令潛告予故且刻其墨蹟予以為  
右丞栖神禪悅施莊報母發心永劫願為佛門伽藍想

於生平詩畫風流舉在幟中當時凝碧池鬱輪袍已蕩  
然如夏鴻冬燕何知所在且妻亡孤居者三十年即有  
金泥喜信此夢幻之尤可笑者而嗜古如李大令寶其  
殘骸遺枕重封馬鬣愛其枕中詞如香奩新詠纔脫諸  
口方將傳為逸事美談拾之惟恐不盡也天地間詩畫  
風流機倪蹤影其連屬後世人與造化相持所謂貽所  
不知何人獨此物有神焉即右丞焚香寂照時亦不能  
使詩畫風流化為月光童子一泓空水而予與李大令

古墓荒草間安能澹不生情也大令豈直為鄉人傍徨  
耶于是譚子為之歌

秋殘十咏小引

魏學洙

常笑杜工部破屋數間狂風卷其茅以去飛挂林梢邨  
童攫取之自此長夜沾濕斯亦黯慘之至矣而詩顧曰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嗟乎公之念  
天下寒士若此哉余所識才士無多人率無弗寒者而  
顧病已家為酷貧其友王蘭九之貧也則併無家歲且

暮病已過余曰蘭九行至矣纜船我門前枯樹下我兩人者將以嘯歌卒歲因出蘭九秋殘十咏視余余讀之慄乎若薄寒之中焉夫士之坎壈懷不平也雖春原芳草裘馬翩翻對之常有悽清之色矧以秋人為秋聲且得不神賴乎昔劉晝每言使我書數十卷傳世當不易千駟今蘭九挾崎嶇歷落之調其所以致窮有餘矣而又好與病已處其窮殆不可量詩安得不傳吾知千載後定復有崎嶇歷落如蘭九者向秋風黃葉之下倚扁

舟而讀之讀已復歌歌已復泣泣已投其紙于流將見  
此數咏者飄飄焉泛泛焉出沒于荒蘆斷岸之間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二